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二十一  
至二十三



13  
849  
207



冊府元龜 卷 207 849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象章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司宗

司賓

監牧

司宗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漢懲秦失  
大封子弟受命宗臣以主屬籍所以厚親親而重國  
本也典午之後頗有沿革而職司帝緒未嘗廢闕蓋

將以董正昭穆糾綏宗族達孝悌之道固盤維之本  
俾夫嫡庶區分尊卑定位齒序斯著內朝有光韡韡  
棣華得和樂之譽振振公姓彰仁厚之風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非邑司有  
典名簿克舉則何以惇叙九族臨昭百官者乎

漢劉郢客楚元王之子高后以為宗正封上邳侯

平陸侯禮楚元王子也景帝元年為宗正

德侯劉通景帝三年為宗正

沈猷侯受為宗正坐聽請不具宗室耐為司寇受為宗正

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

劉辟疆楚元王之孫休侯富之子清靜少欲嘗以書  
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霍光擇宗室子可用者辟疆  
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二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  
先帝之所寵也遂拜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  
八十徙為宗正數月卒

劉德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為宗正徙  
為大鴻臚丞遷大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  
蓋主事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蓋長  
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  
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望怨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為

庶人光聞而恨之以侍御史不知已意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  
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孫慶忌復為  
宗正

劉向本名更生宣帝時累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  
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史  
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  
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  
騎宗正給事中

後漢劉般遷宗正在朝廷竭忠盡節勤勤憂國夙夜  
不怠數納嘉謀

劉平以仁孝著為宗正

劉軫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劉虞為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

晉扶風王亮為衛將軍武帝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  
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  
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  
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咨之於  
師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使訓遵觀  
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

山濤為吏部啓云羊祜忠篤厚寬然不長理劇宗正

卿缺不審可轉作否

朱整泰始二年以侍中中書監爲宗正卿

王覽咸寧元年以大中大夫爲宗正卿

陳南康愨王曇朗子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畧天嘉中封臨汝縣侯尋爲給事中太子洗馬權

兼宗正卿

秦明王翰孫纂大武封爲中山王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

封琳爲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

彭城王勰獻文之子孝文爲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

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勤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冲遜難違清挹在尊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與隨事以聞吾肅治之若宗室有憊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觀政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勰翼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接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蒙哀惜不謂令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垂賜蠲遂文孝曰汝諧往欽哉

饒陽男遙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孝明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謂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陳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滅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地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練三千疋所以存慈眷

此皆先朝懇懃尅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雖死不僵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大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頒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

過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僕射元暉奏同遷表靈太后不從

後周宇文測為太祖丞相府右長史太祖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血散騎嘗侍黃門侍郎

鮑宏武帝勅宏脩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踈屬賜姓三篇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詔太僕少卿安康郡公襲譽我之同姓派別枝分惟厥祖考世敦恭睦

特聽合譜宗正恩禮之差同諸服屬

十二月六日又詔義安郡王李孝常屬籍宗正寺

二年二月詔曰朕受終揖讓君臨四海普天之下同加惠澤宗緒之情義越嘗品宜有旌異以明等級諸宗姓官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相管攝別為團伍所司明立條式

高祖永徽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宗正卿李博文問曰此問諸親何以得有除屬者對曰以屬踈降盡故除摠三百餘人帝曰朕追遠之感實切于懷諸親服

屬雖疎理不可降並宜依舊編入屬籍

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以祕書監薛王隆業爲宗正卿

玄宗開元十三年四月詔嗣王有傍繼者並宜摠停

二十年七月七日詔宗正寺官員以宗子爲之

二十二年七月勅曰諸贈太子須年官爲主廟並致

享祀雖禮欲歸厚而情實未安蒸嘗之時子孫不預

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嘗豈云教孝其諸

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

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

二十五年秋七月乙卯勅諸陵廟並隸宗正寺其官

員悉以宗子爲之

濮陽郡王徽爲宗正卿頗承恩奏請宗正奉陵廟

李揆開元末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並知宗子

表疏

天寶元年七月詔曰古之宗盟異姓爲後王者設教

莫貴其親殿中侍御史李彥允等奏稱與朕同承梁

武昭王後請甄叙者源流寔同譜牒猶著雖子孫千

億各散於四方而本枝百代何殊於近屬况有陳請

所宜敦叙自今以後梁武昭王孫寶已下絳郡姑臧

燉煌武陽等四房子孫並宜隸入宗正編諸屬籍以



明尊本之道用廣親親之化  
五載二月十二日勅九廟子孫並宜叙入五等親承  
為嘗式  
張埴為駙馬都太嘗卿又以承恩太嘗復奉陵廟自  
後宗正太常奉者數四  
代宗永泰二年十月宗正卿吳王祗奏上皇室永泰  
新譜二十卷太嘗博士柳房撰也房精於譜學按宗  
正譜牒自武德以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  
卷  
大曆二年八月勅宗子寺復奉陵廟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宗正寺奏准貞元二十一年勅  
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今年勅放三百人伏  
緣人數至多不霑恩澤白身之輩將老村間乞降特  
恩更放二百人出身許之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宗正寺奏今年二月十三日應  
赴御樓陪位宗子前資見任及嘗選未出身宗子摠  
狀共三千二百八十九人前件陪位宗子等准赦書  
節文仍據始封每王後與一人出身委宗正卿詳圖  
譜取一房最沉翳者充數具名聞奏者伏以所赴陪  
位宗子緣遇參選時遠方臻集并京畿之內人數至

多若據赦書節文所放全少始封王後只有四十八房今請條流從長慶元年四年寶曆元年三度遇恩並未霑及者伏請准寶曆元年正月七日赦書節文每戶下放一人出身其從寶曆元年已前三度受恩已曾放出身檢勘三代名同者並不在此限伏冀沉翳適霑恩澤遠房孤弱盡獲出身制可

開成元年閏六月乙未召宗正卿李弘澤問圖譜弘澤對以自肅宗已來並未脩續臣已請追林贊鄭覃與李固言林贊實有氏族學時論以爲不公癸卯勅追沔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林贊同脩七聖玉牒從宗

正寺之謂也

二年六月癸巳朔宗正寺奏諸府州如有宗子寄寓貧病不能自濟者有羈旅道途棲遲丐食者並請所在州縣切加存卹兼隨事接借不得令有侵欺致使抑屈如有違犯禮禁自昂刑名卽任所在州縣子細勘問仍先具罪狀申報宗正寺待寺司聞奏不得懸便科斷所冀遠方宗子平時無困辱之虞守土諸侯聖朝識敦睦之意伏以事關國體臣忝職司詔今宗正寺散牒所在搜訪宗室無官官貧無交不支濟者指實具名聞奏

四年閏正月翰林學士柳璟奏今月十二日面奉進止以臣先祖所撰皇宗永泰新譜事頗精詳令臣自德宗皇帝陛下御極已來依舊式脩續伏請宣付宰臣詔宜令宗正寺差圖譜官與柳璟計會脩撰仍令戶部量供紙筆璟續成十卷以附前譜

梁太祖開平五年三月宗正卿朱遜圖譜官朱損之進所撰述天潢源派二軸各賜帛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宗正卿李紆奏三京畿縣有陵園處每縣請都置陵墓令一員異專局分免有曠遺

二年七月宗正少卿李堯請脩恭陵和陵

長興三年七月宗正寺奏今年經大雨太廟正殿疎漏門樓墊陷宮牆及神門伏舍並皆缺漏請下所司脩補司天以墓年不宜興造請隨缺壞處量事增脩從之

末帝清泰二年正月宗正寺奏北京應州曹州諸陵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雍坤和徽四帝差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壬午朔宗正卿石光贊奏昔周武王奄有天下過商容之間必式見比干之墓卽

封蓋褒賞賢良尊崇忠義伏惟皇帝陛下顯膺天命  
 開創洪圖解網行仁救時順動樂業不知於帝力悅  
 隨但聽於山呼盛德難名太平可待臣伏見滎陽道  
 左石君廟本前大中大夫石奮之廟奮有子四人各  
 二千石祿漢高祖曰人臣尊寵畢集其門故號萬石  
 君德行懿純備列前書唐大中十三年鄭州司馬石  
 貫稱裔孫刊石廟庭備紀其事伏遇皇帝行幸浚郊  
 經過滎水展義已聞於岐路覃恩宜布於幽明其萬  
 石君廟伏乞俯弘霽澤特賜崇封俾光遠祖之徽猷  
 益茂我朝之盛典有旨待續施行

石光贊為太子賓客光贊少為濡飽

於遊宦後唐時歷諸藩從事晉高祖即位自滑州節  
 度判官擢為宗正卿少時嘗有占者云子晚歲當因  
 姓氏為美官果如其言晉氏本出迴鶻來自金山府  
 明矣如後魏後周奄有天下非以生於中土則為貴  
 焉始見太嘗禮官定石慶為始祖又光贊嘗以史傳  
 苗裔纂成玉牒編次以獻高祖其間有晉魏已前官  
 至拾遺補闕者  
 聞者知其寡學

司賓

孔子云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其司賓之謂  
 乎故三代之禮周制彌文官居其方政乃用又大則  
 有行人之職次則有掌客之名咸領於秋卿動繫於  
 國體朝聘會同之事莫不由之餼獻飲食之數於是  
 乎在至若優禮二王之後懷來四夷之長其儀式序

著之於籍漢氏以降益重其選屬於委任靡限他官  
用能勞徠殊鄰交好與國升降揖讓而有度導迎接  
對以咸宜固有才職兼明辭令嘉淑風鑒標譽器用  
博達能稱厥職有穀於時焉者

漢韓昌為車騎都尉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

款回也 願朝三年正月 會正旦之朝賀也 遣昌迎之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又遣昌與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送

出朔方雞鹿塞 在朔方定

南齊宗史為臨川王嘗侍武帝與魏和親勅史與尚

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

王融為中書郎武帝以其才辨使兼主客接魏使房

景高宋弁并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

久逾其半

張融為從事中郎將魏聞融名武帝使融接北使李

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之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

暢子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劉繪為中書永明末魏使來繪以辭辨勅接魏使事

畢當撰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

矣 臣欽若等曰繪與魏使李彪問答甚多事具奉事敏辨門

梁范岫仕齊為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

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  
蕭撫爲太子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武  
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東賓館  
危胥爲太學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嘗兼主客郎對接  
北使魏使李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答曰我本  
訓胥虎門適後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  
曰特爲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濟務誠得事  
宜繇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  
對揚盛美豈敢言屈

傳岐爲鍾南諮議叅軍兼中書通事舍人美容止博

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嘗遣岐  
接對焉

後魏裴駿爲中書侍郎宋武帝遣使明僧暲朝貢以  
駿有才學乃假給事中散騎嘗侍於境上勞接

李安世獻文時爲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  
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  
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  
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  
若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

山去燕然遠 遠安世曰亦繇石頭之於番禺耳 國家有江南使至 多出藏內珍物 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 貨之 今使任情交易 使至金玉肆問價 纘曰 北方金玉大賤 當是山川所出 安世曰 聖朝不貴金玉 以同瓦礫 又皇上德通神明 山不愛寶 故無川無金 無山無玉 纘初將大市 得世言 慚而罷

劉芳窮窘 篤學有志 行會齊使劉纘 至芳之始族兄也 擢芳兼主客 卽與纘相接 尋拜中書博士

甄琛孝文時 兼主客 卽迎送齊使 彭城劉纘 深欽其器貌 嘗歎咏之

成淹爲著作 卽齊遣其散騎嘗侍 裴昭明散騎 侍卽謝竣等來 弔文明太后 喪欲以朝服行事 主客報之云 弔有嘗式 何得以朱衣入凶庭 昭明等言 本奉朝命 不容改易 如此者 數四 執志不移 孝文勅尚書李冲 令選一學識者 更與論 執冲奏 遣淹時 昭明言 未解 魏朝不聽 朝服行禮 義出何典 淹言 吉凶不同 禮有成數 玄冠不弔 童孺共聞 昔季孫將行 請遭喪之禮 千載之下 猶共稱之 卿遠自江南 奉慰不能 式遵成事 方謂義出何典 行人得失 何其異哉 昭明言 二國交和 旣久 南北皆須 准望 齊喪 高帝 魏遣 李彪 通

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  
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  
追遠之慕乃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以  
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僚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  
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來責雖  
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厚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  
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搢膝  
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  
卿以虞舜高祖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  
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

惟齋袴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遂緇衣帽以申命今  
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  
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  
君子也但以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禮見罪亦復何嫌  
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帝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  
淹以狀對帝詔冲曰我所用得人勅仍送衣帽給昭  
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衰淹  
後爲侍郎南齊遣其散騎嘗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  
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  
雲物帝勅淹引葦等館南瀾望行禮事畢還外次館



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  
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  
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  
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  
庾華及何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  
掩目卿何爲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效順  
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

崔景俊歷侍御史王文中散受勅接齊使蕭琛范雲  
李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爲孝文所賞  
稱遷散騎侍郎接對齊使蕭琛范雲薛麟駒好讀書

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九年齊使至乃詔麟駒兼  
主客郎以接之

李系少聰慧有才學爲中散大夫梁武遣使朝貢侍  
中李神儁舉系爲尚書南主客郎系前後接對凡十  
八人頗爲稱職

劉騰爲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騰前後受勅接對其  
使十六人

孟威孝明時爲直閣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  
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州刺史陸希道兼侍郎爲使  
主以威兼散騎嘗侍爲副遠畿迎接阿那瓌之還國

也復以威爲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嘗侍爲使主護送之

東魏李諧爲中書侍郎天下平時南北通好務以俊父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人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陸晏來聘諧郊勞過朝歌晏曰殷之頑民正在此諧曰永嘉南遷盡歸江東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散騎嘗侍兼著作郎勅兼主客接梁使謝琨徐陵

祖孝徵弟孝隱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口辨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嘗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適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薛琚字曇珍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琚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裴讓之爲太原公記室梁使至嘗令讓之攝主客郎元景安東魏天平末世宗入廟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

至嘗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  
崔瑜之爲揚州平東長史帶南梁太守梁義州刺史  
文僧明來降瑜之接迎有勲賜爵高邑男

皮景和天統中爲侍史後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嘗  
令景和接對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李諤字士恢好學解屬文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  
對陳使

郎茂爲司空府參軍會陳使傅綜來聘令茂接對之  
陸彥師爲通直散騎嘗侍每陳使至必高選主客彥  
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

後周柳弘爲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  
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  
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史請勒下流爲  
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  
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慚不能對高  
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仍令報聘占  
對詳敏見稱於時

隋柳肅開皇初爲太子洗馬閑於占對陳使謝泉來  
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  
辛公義爲主客郎中每陳使來朝嘗奉宴接

陸爽爲太子洗馬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帝令迎勞之

柳謩之歷兵部司勳二侍郎朝廷以雅望善談諳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繇是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

史祥大業初爲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煬帝遣祥迎接之

閻毗爲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遂將護入東都

蘇夔爲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特煬帝方勤遠略蠻

夷來朝帝問宇文述虞世基曰西夷率服觀禮華夏

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

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卽日拜鴻臚少卿其年大業五年高

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

裴矩大業末爲武賁郎將從煬帝至東都屬射匱可

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對接之

唐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四年高麗長子桓權

來朝遣大德迎勞於柳城

### 監牧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其屬有牧師圉師趣馬巫馬

及庾人之職所以授地教養簡節攻疾然後十有二  
閑之政成矣施及列國亦脩馬政秦氏之霸并吞六  
國六萬騎之馬盡歸之焉漢仍秦制亦重太僕之任  
乃有三令五監邊郡六牧諸苑三十六所馬牛雜畜  
充牣其間應乾之策何啻百倍凡大祀戎事軍國所  
須皆取足焉歷代已來數之耗登署之廢置或申侵  
蹂之禁或下辜摧之令隨時立制可以悉數然則牧  
于垆野蓋避於民居齊其飲食不違於物性詩禮所  
載可不務乎

周孝王時非子居大丘

今槐里也

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太

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  
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  
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生酈山之女為戎  
胥軒妻生中濬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  
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  
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生畜  
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  
分土為附庸邑之素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使復續嬴氏祀號  
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宣王以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故

有考牧之詩

魯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延廐者法廐也

周禮天子十二

開馬六種邦國六開馬四種每廐一開言法廐者六門之舊制也

僖公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

而史克作頌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晉野

也牧於坰野避辰居與良田也

薄言坰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

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驕皇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驂曰黃諸侯六開馬四種有貌馬

有戎馬有四馬有駕馬彭彭有力有容也

秦始皇八年馬東就食

漢景帝時始造苑馬以廣用

苑馬謂馬苑以牧馬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兩軍之出塞塞閑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自青圖單于後十四歲而卒並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也

五年天下馬少平壯馬二十萬匹

貴平壯馬買欲使人競畜馬御

史大夫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已上齒未平

馬十歲齒下平

不得出關初武帝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又以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已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

息

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徒孔切馬初置路幹音零先是

太僕掌輿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家馬者王供天子私用非

供大祀戎事君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又有車府路幹騎馬駿馬四令

又有寵馬閑駒橐泉駒駘承華五監長橐泉廐在橐泉宮下閑關

養馬之所故口閑駒駒駘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駒音徒高切駘音塗又有邊郡六牧師

苑令漢書北海郡靈州縣有河奇苑號非苑歸縣有堵苑自馬苑都郵縣有牧師苑西河郡鴻門有

天封苑東郡襄平有牧師官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二十萬頭又有

牧橐昆號令牧橐言牧養橐佗也昆獸名也蹄號者謂其蹄下平也號音蹄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武帝數伐匈奴再擊

大宛馬死畧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官令悉罷之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已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後漢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城內外廐

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二年正月庚申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

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犍為郡名故夜

郎國也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也

順帝漢安元年七月初置承華廐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

承華令六百戶

靈帝光和四年正月初置駉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蒙

右辜擁馬一匹至二百萬

辜障也擁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十一月詔廐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後魏大武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

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

孝文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常置戎馬十萬匹

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從牧於并州以漸

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

大延二年十一月行幸稠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

苑

獻文帝時呂文祖以勲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

牧產不滋坐徙於武川鎮

孝文帝時李堅為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其後

宇文福為都牧給事時遷維勅福檢行牧馬之所福

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牧地事尋

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徙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

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衛監

宣武帝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牧馬自碣石至于

劔閣東西七十里置二十二都延昌元年六月通河

南牧馬之禁

隋高祖開皇中以駕部侍郎辛公義句檢諸馬牧所



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惟我公義奉國罄心  
煬帝大業五年七月置馬牧于清海渚中以求龍種  
無効而止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以尚乘奉御張萬歲為太僕少  
卿勾當群牧

二十三年以廐馬廩費留三千匹餘並送隴右

高宗麟德三年以太僕少卿鮮于正俗簡較隴右群

牧監張說為隴右群牧使頌序云大唐承周隋離亂

之後貞觀初僅得牝壯三千從赤帝澤徙隴右

始命太僕卿張萬歲葺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十年至

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葺之

跨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陝

隘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地乃能容之於斯之

時天下以下繚易一馬及張氏中廢二十年間所殘

益寡唐會要云張萬歲三代典群牧恩信行於隴右

故隴右之人以馬歲為齒為張氏家諱之也

上元元年以右衛中郎將丘義簡較右群牧監

儀鳳三年十月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

監使自此始有使號其後蘇幹夏侯亮陽道昕張仁

德張思兼宗玄奕周履水魏元忠李道廣賀蘭

奕姚元之宗楚客宋

王成器相次為之

永隆二年七月夏州群牧使安元壽等奏從調露元

年九月已後至二年五月已前死失馬一十八萬四

千九百匹牛一萬一千六百頭

玄宗先天中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北

都護王峻為太僕少卿龐右群牧使

其後王毛仲席楚珍薄承祧章

衢章仇兼瓊王鉷安祿山王鳳唐欽呂崇貴李輔國彭禮盈樂子昂皆為之

開元二年九月太嘗少卿姜晦上封請以空名告身

於六胡州市馬率三十匹馬酬一游擊將軍時廐馬

尚少深以為然遂命齎告身三百道往市馬

三年四月勅諸牧監官有關交要者委本使簡擇明

閑牧養者奏付選司勘責補擬如非其材所繇科貶

經負犯者不在奏補之限牧使有關亦委使司差補

申牒所繇如不足並申省司速訪補擬

七年三月詔曰調欽惡繁差科在簡每思重人賤畜

之政輕徭薄賦之宜廐馬略配於諸軍課駒摠留於

畜牧則應稅之草不假循前今年所支已減舊數可

於此數內更三分減一

九年正月詔如聞天下有馬之家州縣或因郵遞軍

旅即先差遣帖助兼定戶之次緣被此百姓嫌疑多

不養畜遂令騎射之士頃減曩時益國富人何繇可

致自今已後諸州百姓不問有蔭無蔭君能每家畜

馬十匹已上緣帖驛郵遞及征行並不得偏差遣帖

助若要須供擬任臨時率戶出錢市買定戶及差重

色役亦不須以馬充財數

十一年勅諸州府馬闕數稍多既合官填復須私備貧兵力致實以為難宜令所司即勘會闕數與閑廄使計會取監牧馬充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勅兩京去城五百里內不得置私牧如有一切官牧

十三載六月隴右群牧都使奏差判官殿中侍御史

張通儒副使平原太守鄭遵意等就群牧交點摠六

十萬五千六百三頭匹口

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內二十萬八千匹

草牛七萬五千一百一十五頭內一百四十三頭

駒五百六十三頭羊二十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驢

蕭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園苑內有閑廄使摠監各據所管地界耕種收草粟以備國馬

代宗大曆十四年七月復置廄馬隨仗於月華門

德宗建中元年五月詔市關輔之馬北牡二萬匹以

實內廄

貞元八年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京西有汚地卑濕處時有盧蒿生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廄馬冬月合在槽榼秣飼夏中即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為內廄牧馬之地且去京城數十里亦與廄苑中無別帝初信之

言於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事皆  
虛妄延齡既慚且怒

二十年福州都團練觀察使柳冕奏置萬安監牧泉  
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驢騾牛八  
百頭羊三千餘口人心擾焉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卽位四月罷閩中萬安監先  
是福建觀察使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跡以求恩寵乃  
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牛馬可使滋息請置監  
許之遂收境內畜產令吏牧其中羊之大者不過十  
斤馬之良者錢數千不經時輒病死又飲以充之百

姓告乏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使閩齊美奏罷之

憲宗元和四年正月右神策軍奏絳州龍門臨河鄉  
河曲無居人田業請爲牧地從之仍禁侵驟居人田  
業

十一年正月命中官以絹二萬疋市馬於河曲  
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群牧號龍陂以刺史丁儁充  
使

十四年五月置臨海監牧使命淮南節度使李夷簡  
兼之

八月襄州穀城縣置群牧賜名臨漢監以山南東道

節度使孟簡兼充監牧使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詔如聞館驛遞馬死損轉多欲令提舉所繇悉又推注中使郵驛稱不見券則隨所索盡供既無憑繇豈有定數方將革弊貴在息詞自今已後中使乘遞如不見券及券外索為所繇輒不得供其嘗參官出使及諸道幕府軍將等所合乘遞並須依格式如有違越或分外科人夫並宜具名聞奏當時中人出使所在多徵驛馬大其行李驛馬繇此死傷多假如軍期急奏行人所乘馬多為格奪遠近苦之因有是命文宗太和二年十月勅海陵是揚州大縣土田饒沃

人戶衆多自置監牧已來或聞有所妨廢又計每年馬數甚少若以所用錢收市則必有餘其臨海監牧宜停令度支每年供送飛龍使見錢八千貫文仍春秋兩季各送四千貫充市進馬及養馬飼見在馬等用其監牧見在馬仍令飛龍使割付諸群牧收管訖分析聞奏是月甲戌命中使往龍陂監取馬五百匹賜徐行營三年三月以沙苑樓煩馬共五百匹賜幽州行營將士七年正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奏請停臨漢監牧

從之臨漢牧元和十四年置有馬三千二百餘匹廢百姓田四百餘頃前後節將不能別白條陳奏至度始奏罷

十一月壬午度支鹽鐵使王涯奏請於銀州置銀川監牧使以刺史劉源充使從之

開成元年二月以飛龍馬二百匹賜京兆府充給諸驛

四月戊寅邕管經略使裴恭上言洞賊雖深居山谷當其劫掠多在平地防禦之道切在馬軍請賜草馬二百匹置監牧以爲備詔以度支錢三百萬逐便賜

之

二年七月夏州節度使劉源奏自太和七年十一月一日於銀川置監城收管群牧今計孳生馬七千餘匹今饒州南界有空閒地周迴二百餘里四面懸絕賊路不通只置三五十人守其要害卽牧放無虞是臣當管界內並非百姓佃食請割隸監司久遠之計詔委本道節度使差人與判使勘驗如實無主使任收管仍不得侵奪居人田產

四年十月飛龍進諸監牧二歲馬二千七百匹  
哀帝天祐三年十一月勅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

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進其肉便在物料數內續以諸處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納今知舊數已盡官吏所繇多總逃去其諸處續進到羊并舊管乳牛並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並宜停廢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詔先以討伐北虜因索公私馬以濟戎事至是慮有搔擾復罷前令如有力者任畜馬

四年十月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所得馬雖一二必具獻或彼瘡殞於道中而戰者無所利帝曰獲則有之所以要其奮擊也今主將亡馬皆不言取士卒獲以為已功甚無謂宜下諸軍勿來獻擅冒禁者以違勅罪罪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將事西蜀下河南河北諸州府和帝戰馬所在搜括官吏除一匹外官收匿者致之以法繇是搜索殆盡

三年閏十二月魏王奏東西兩川點到見在馬得九千五百三十四匹

明宗即位以康福為飛龍使福便弓馬少事武皇累補軍職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為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且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

繇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先明宗爲亂兵所逼將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數千匹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及卽位乃有此授

天成二年三月丙辰宰臣任圜奏臣伏見蕃牧臣寮每正至慶賀例皆進馬臣以捧日之心貴申其忠孝追風之步必擇於馴良備乘奉於帝車資駟駿於天廄伏見本朝舊事雖以進馬爲名例多貢奉馬價蓋道途之役護養稍難因此群方久爲定制自今後伏請只許四夷蕃國進駝馬其諸道藩府州鎮請依天復三年已前許貢綾絹金銀隨土產折進馬之直所

貴稍便貢輸不虧誠敬兼請約舊制選孳生馬分置監牧俾飲齧而自遂卽驟牝之逾繁者勅旨任圜方秉國權乃專邦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當景運之中興舉皇朝之政事不獨資其經費亦異便於貢輸載閱敷陳允叶事體宜依所奏乃置監牧委爲三司使別其制置奏聞

三年三月吏部郎中何澤請率天下牝馬置群牧取其蕃息

四年四月詔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闕下帝自臨馭欲來遠人黨項之衆競赴都下嘗賜酒食於



禁庭醉則連袂歌土風以出凡將到馬無駑良並云  
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及計其館穀錫賚所費  
不可勝紀計司以爲蠹中華無出於此遂止之

是年八月詔以右軍馬牧軍使田令方芻牧不謹馬  
瘠而多死劾致於法安重誨奏曰令方損耗官馬死  
未塞責然因馬罪死一軍使非撫士之道杖減死一  
等

長興元年七月分飛龍院爲左右以小馬坊爲右飛  
龍院

三年正月三司奏從去年正月至年終收到諸蕃所  
賣馬計六千餘匹所支價錢及給賜供費約數四十  
萬貫

四年十月帝問見管馬數范延光奏曰天下嘗支草  
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部賣馬者往來如市  
其郵傳之費中估之價曰四五千貫以臣計之國力  
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坐銷朝廷將不濟馮贇奏  
曰金商州每年上供絹不過六百疋臣給馬價每日  
約支五千餘疋臣等思惟無益之甚乞陛下深悟其  
理帝曰卿等商畧可否以聞延光等議戒緣邊盡戍  
蕃部賣馬卽擇其良壯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十一月朱弘昭馮贇奏曰臣等自蒙重委計度國力盈虛而支給嘗苦不足者直以賞軍無筭買馬太多之弊也若不早爲節限後將難濟宜嚴勅西北邊鎮守此後請禁止其來

晉少帝天福九年正月發使天下率公私之馬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九月河南諸道並奏使臣到和買戰馬始帝去冬以北虜犯闕陷戰馬二萬匹而騎卒在焉時方欲攻鄴壘而制塞下遂降和買河南諸道不經虜掠處土人私馬時制旨略曰朕方以勤儉一身輯和庶政未嘗枉費所切安人今則重威未賓

契丹尚擾必多添於戰騎期大振於軍威言念煩勞事非獲已時天下人心厭虜燔炙之患久矣皆願以身爲扞聞帝詔諭皆感悟樂而隨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八月帝謂侍臣曰諸軍與飛龍院馬向來有病患老弱者多爲其王者無故擊殺分食其肉豈可壯則乘騎貴其負重之力老則見棄不免割宰之患忘其勞而枉其死寔有所傷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可送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盡其飲齧之性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監牧

卷之六十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德望

忠節

清儉

德望

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九寺之列三監之屬素難其選實重乃僚處其位者久而識之或洞知禮樂或富於文學或才智淵敏或德行貞純故望著於當時

名聞於後世求諸歷代各有其人者矣

漢叔孫通為博士徵曾諸生三十人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共起朝儀高帝拜通為奉嘗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汲黯為主爵郎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後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

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世恐傷

之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蘇武為典屬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

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

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後漢張湛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嘗乘白馬帝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孫湛字子雅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澤字

雅都京師號之為二雅

甄宇為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羊有大小肥瘦時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鈎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復

爭後召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為號  
來歷為將作大匠朝廷或稱社稷臣

劉愷為太嘗論議嘗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  
伉劉太嘗

竇固為大鴻臚又為衛尉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  
租祿資累五萬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又云竇固為衛尉兩宮宿衛見  
重當時仁讓謙恭甚有名稱

孫端字君榮世為學門端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  
仕至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端嘗在選中大尉  
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

公皆辭拜讓端

高詡為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羊融為大司農性明達稱為名卿

徐璆獻帝末為太嘗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  
進惟恐不及

魏薛夏字宣敞天水人黃初中為秘書丞征東將軍  
曹休來朝文帝顧夏日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  
薛宣敞也宜共談

桓範為大司農以清省稱

張泰鉅鹿人為大鴻臚以清賢稱

張閣為永寧太僕以簡質稱

王祥為太嘗時高貴鄉公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韓宣為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鴻臚及宣繼之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治行曷相如

蜀杜瓊字伯瑜為太嘗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  
文立為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

晉韋諛為朝尉識者擬之子張

孫綽字興公預大著作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  
梁江蒨曾祖湛仕宋為光祿父敷仕宋為太嘗卿並有重名於前世

何敬容祖脩之仕齊為太嘗卿有名前代  
北齊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謂之寺中二絕

隋牛弘為太嘗卿時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文帝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功輕侮朝臣惟見弘未嘗

不改容自肅

唐虞世南爲祕書監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王紹宗爲祕書少監仍時宣子于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  
王正雅爲太嘗鄉宋中錫徽自內起宰相重臣無敢言者正雅與京兆尹崔瑄上疏請付外考驗其事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內外翕然推重之  
晉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

忠節

昔舜作九官周分六職楛棘爲位列於明庭象河命秩尊於庶品蓋卿監之重也所從來舊矣漢氏之後分局彌盛授方備業旣謹於攸司選賢崇德豈問其歷授乃有內資純亮動彰慷慨遇疾風明勁草之節當橫流表介石之操悉心而匪懈竭力而盡瘁履危機而益厲臨大難而不奪惟公家之是利務罄乃誠惟王室之是圖罔私於已以至遷革之會去就之際而能精懇感發孤風橫鶯紀之方策良足稱矣  
漢田延年爲大司農會昌邑王嗣立潘亂大將軍霍

光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

劉向初名更生前將軍蕭望之諸吏光祿大夫周湛以為更生宗室忠直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後漢銚期光武建武五年為衛尉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期疾病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嘗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何宜封子也帝甚憐之趙喜為衛尉盡心事上夙夜匪懈

劉般遷宗正在朝廷竭忠盡節勤勤憂國夙夜不忘來歷安帝延光二年為太僕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都吉等以聖舍為新繕條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次女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嘗侍樊豐王男都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遠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北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屬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詔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嘗桓焉廷尉張皓等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



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

趙典桓帝時為太嘗以諫誣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喪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烏反哺報德况於上耶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并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楊賜為光祿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在所賜書對曰案春秋讖曰天投蜺海內亂今佞嬖鬪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种拂為太嘗李侓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御拂揮劍而出口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官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耿紀秉曾孫也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二年與太醫令吉不或丞相司直韋况晁華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

作平

族于時永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魏辛毗為衛尉與胡質徐邈皆憂國忘私不營產業王脩字叔治為奉嘗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

攻掖門脩闡變召事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

楊阜爲少府每朝廷會議阜嘗侃然以天下爲已任人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

晉王祥仕魏爲太嘗朝臣爲高貴鄉公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

應詹遷光祿勳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風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

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

虞潭爲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仗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禽罷兵徵拜尚書

孔愉爲太嘗時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

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爲瑯邪王以禕爲郎中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樂涇一畝付禕密令鴆帝禕旣受命而嘆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徐廣爲秘書監初桓玄之亂恭帝出官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禕帝遜位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獻欵因辭衰耄乞歸桑梓

南齊虞棕兼大匠卿坐事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棕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棕稱疾不陪帝使尚書令王晏賞廢立事示棕以棕舊人引叅佐命棕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禪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糺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棕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旅陋海區身微稽嶺屬此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涯紀終慙報荅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儵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報復乞解所職盡瘵餘

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  
梁鄭紹叔爲衛尉卿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  
每爲高宗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王之策其  
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  
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  
後魏崔浩爲著作郎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  
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  
怠或終日不歸道武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  
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

裴延雋拜太嘗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  
二郡尤被其害以雋兼尚書爲山西道行臺節度討  
明諸軍尋遇疾勅還三鵠群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  
征之延雋乃於病中上疏諫諍

綦雋爲太僕卿爾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雒止於  
邙山谷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庶士令之曰爾朱暴虐  
矯弄天嘗狐起義信都罪人斯翦今將翼戴親賢以  
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雋  
乃避席曰人主之道必須度量深遠明喆仁恕廣陵  
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爾朱扶載  
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忻然是之時黃門崔陵作色

而前謂雋曰廣陵王爲主不能昭宣魏綱布德天下  
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豈  
魏蘭根等固執陵言及出帝失德獻武王深思雋言  
嘗以爲恨

唐蘇世長初仕隋爲都水少監使於上江都督運遇  
宇文化及之亂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  
姚元之爲司僕卿則天傳位於中宗王公已下皆欣  
躍稱慶唯元之嗚咽流涕旣而侍中桓彥範中書令  
張柬之謂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  
曰事則天年久乍此 違情發於衷恐所不得昨公

誅凶逆者是臣子之嘗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  
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未幾出元  
之爲亳州刺史

王同皎爲光祿卿時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爲逆亂同  
皎乃招集壯士謀以則天靈駕發引日誅之爲冉祖  
雍所告遂遇害

嚴郢爲太嘗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  
京郢潛奉九廟神主於私第肅宗至德二年東都收  
復有司備法駕迎神主歸於太廟以功遷太理司直  
段秀實建中四年爲司農卿時德宗幸奉天朱泚盜

據宮闕源休教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人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爲涇原節度備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濱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及韓旻之往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邛不遂乃以司農邛倒邛符以遣兵還旻至駱驛得牒軍人亦莫辨其邛惶遽而迴秀實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

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爲斷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群至遂遇害焉海賓明禮靈岳相次被殺

蔣沅建中初爲大理卿時德宗幸奉天沅奔赴行在

為賊侯騎所拘執欲以偽職誘之因絕食稱病潛竄  
間里間京師平首蒙旌擢散騎常侍

崔縱為大理少卿汴西水陸運使及德宗蒙塵四方  
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說令奔命懷  
光從之縱乃悉歛軍財與懷光俱往調給甚備懷光  
軍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庸遷延安之縱貨幣先渡  
河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  
庶子充使

清儉

古者設九卿以參王公益選賢任能以章善明理者

也乃有持堅白之操守儉約之德志惟體國事罔私  
已祿賜咸散於戚屬饋遺靡通於中外產業不治車  
服靡易泊然自居華皓一致故得年祀寢遠猶錄其  
遺孤含贈已加更蒙於褒顯斯則惟月之任無所愧  
焉

漢周仁為郎中令景帝所賜甚多然終嘗讓不敢受  
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

鄭當時為大司農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給諸公然  
其餽遺人不過具噐食

朱邑自北海太守入為大司農身列卿位居處儉節

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  
後漢趙典七為列卿寢惟布被食用瓦噐

周澤字雅都為光祿勳清廉果於從政為大官清潔  
脩行

孫湛字子雅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京師號為二雅

袁彭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

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

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求蒙顯贈當時皆嗟嘆之

傳賢為廷尉素號廉正自掌法官公卿宴會要請不  
往自謂貧無以報答其施

魏鄭渾為將作大匠清素在公妻子不免饒寒及卒  
以子崇為郎中

高詡字季圃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  
稱

國淵為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  
族以恭儉自守

司馬芝為大司農卒於官家無餘財  
辛毗為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憂國忘私不營產

業  
楊阜為少府卒家無餘財



和洽為太嘗卿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晉鄭默為廷尉時肅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

吳隱之守廷尉秘書監遷右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王嶠為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出為廬陵太守成帝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疋錢十萬

宋甄喬位少府卿以清聞顏延之為光祿勳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

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虞玩之為少府齊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獨躡屣造席太祖取屣視之曰卿此屣已幾載玩之曰着此屣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太祖善之

南齊虞愿初在宋為北平太守以母老解職褚淵嘗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耳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梁裴子野為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

嘗苦饑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姓祇畏若奉嚴君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發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  
竟不敢以遺之

後魏竇瑗為大宗正卿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  
操為時所重

韓子熙為國子祭酒儉素安貧嘗好退靜

北齊張耀為秘書監每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  
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

袁聿脩為太常少卿巡省河南諸州兗州刺史即劾

與聿脩故舊嘗於省中戲呼聿脩為清郎至是遣送  
白紬為信聿脩不受劾亦忻然與書曰弟昔為清郎  
今至清卿矣

西極文淵閣

後周柳虬為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虬脫  
略人間不拘小節敝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虬  
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唐李襲譽為大府卿居家以儉約自處凡獲祿俸必  
散之宗親其餘資但寫書而已

冊府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十三

刑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院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公正 論薦

公正

大舉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位亞三司行則鳴玉蓋大臣之任也乃有貞諒成性正直是好臨大節而無撓在群居而不惑摧折貴倖罔畏疆禦箴規遠失弗為

從諛至於外庭集議必據經而守正本司泄事專嫉  
惡以繩姦靡顧翁訛之言無避炎隆之勢克全素履  
以成令名斯固端已潔操勵物軌俗率義不爽事君  
盡忠之徒歟繇漢而下亦時聞其人矣

漢張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馬門官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於是釋之追止

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

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曰是畜粹之

液釐為主爵都尉時張易以史定律令為廷尉史改也

黷賢責湯於帝前黷黷之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

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

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言何為乃紛亂而改焉也而公

以此無種矣言當誅及子孫也黷時與湯論議湯辨嘗在文

深小苛黷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重累其足言甚懼也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黷務少事間嘗言與胡

和親母起兵每因問隙而言也帝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

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黷

嘗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

筆之吏專深文巧詆詆毀辱也 陷人於罔以自為功帝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帝亦不悅也武帝得神馬溼洼水中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禱作以為歌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以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帝默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金敞為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雖帝亦難焉

夏侯勝為長信少府時宣帝詔曰孝武廟樂未罷朕

西憚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召群臣大議

庭中皆曰宜如詔書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七

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

耗耗滅也百姓流物故者半物故謂死也 蝗蟲大起赤地數

千里言無五穀之滯 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畜讀亡德

澤於民不宜為立廟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

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

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

蔡義田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

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遇赦免

朱邑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罷之朝廷敬焉

杜業有才能成帝時選為太嘗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孫寶平帝時為大司農會越嵩郡上黃龍游江中大

師孔光大司徒馮宮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

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

於經典兩不相損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

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俱有公名也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

事群臣同敬雷同阿附得無非其美者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

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

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時匈奴數犯塞光武患之乃

召百寮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

乃伏地稱眩瞶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

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

退卒於家

徐康為車府令永平中明帝近出而信陽侯陰就于

突禁衛康鈞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康康乃自繫

議郎吳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于犯乘輿無

人臣禮為大不敬康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

繇是而弛帝雖赦康猶左轉

周澤永平中爲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

鄭衆爲大司農章帝時議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  
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報之不移帝不從

來歷安帝時爲太僕延光三年中嘗侍樊豐與大將  
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遂自殺  
歷謂侍中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  
報國恩而傾附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  
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

袁肝爲光祿勳時大將軍梁與擅朝內外莫不阿附  
唯肝與廷尉邛鄆義正身白意及桓帝誅冀使肝持

節拔其印綬

劉孟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

杜喬爲司農時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  
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  
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啣之

劉祐爲大司農時中嘗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  
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  
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掖後得赦

出

趙典爲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義輒諮問之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  
張奐爲大司農靈帝建寧三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宜急改葬竇武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帝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嘗侍左右皆惡之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等同薦王暢李膺可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下詔切責之奐自囚廷尉數月乃得出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懼莫不許諾惟奐獨拒之

孔融建安初爲少府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數有意袁術術頗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師日磾深自悔恨嘔血而斃喪還上公朝廷議欲加禮融獨議曰磾以太傅之尊秉髦節之使術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楊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斷于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五



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帝傷其早殆欲為脩四時之祭以訪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路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脩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冲齒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

魏何夔文帝為太子時為太傅及遷太僕太子欲

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嘗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

楊阜明帝時為少府上疏欲省官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王肅為秘書監明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輔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

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  
未必爲是也帝又問昔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  
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  
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  
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  
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記有錄無書後遭李  
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  
也齊王正始中爲太嘗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  
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  
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

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王觀爲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  
諸私用之物觀聞之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  
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侈有干弋憚觀守法乃  
徙爲太僕

陳泰字玄伯高貴鄉公時爲太嘗及司馬景王會朝  
臣謀廢立泰不至使其舅荀覲召之垂涕而入景王  
謂曰玄伯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景王曰  
不可爲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進不見其次景王乃  
不復問

蜀孟光爲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非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迴避爲代所嫌

吳潘濬爲太嘗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濬詣建業欲

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之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繇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

晉山濤爲大鴻臚加奉車都尉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繇是失權臣意出爲祐州刺史

鄭默爲太嘗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戚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

曹志爲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榘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

劉皦毅之子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皦與諸博士坐議忤旨武帝大怒收皦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

傅玄爲太僕時比年不登羗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嘗見優容

顏含爲光祿勳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

重百寮宜爲降禮太嘗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之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

范弘之爲太學博士議謝石謚法爲襄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侈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

宋徐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爲中外都督豁議政敬唯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

則瑯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

南齊蕭穎胄爲衛尉明帝慕儉欲銷壞大官元日上  
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尉曰朝廷盛禮  
莫過三元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  
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  
此器也帝甚慙

後魏盧淵爲秘書監時孝文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  
之孝文先謂淵曰卿意以爲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恨  
如臣愚意宜簡卜孝文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  
曰雖奉詔如此於臣心實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

前后兄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淵不介懷

竇瑗爲太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  
推治一無所顧避甚見讐嫉

于烈孝文帝時爲衛尉卿從駕南征及遷雒陽人情  
戀土多有異議帝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  
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新之與戀舊唯中  
半耳帝曰卿旣不唱異卽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  
還舊都以鎮代邑

隋牛弘爲太嘗卿楊素將擊突厥詣太嘗與弘言別  
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

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  
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屈懷

唐竇靜貞觀中爲司農卿屬趙元楷爲司農少卿靜  
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爲人嘗因官屬大集靜謂元  
楷曰如隋煬帝時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  
農須公矣方今聖人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  
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無以應  
韓思復則天朝爲太嘗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大鼓  
吹排群邪守大體國家賴之

李勉爲太嘗少卿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

欲勉降禮於已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汾州隰州

刺史

杜黃裳貞元爲太嘗卿時順宗卽位王叔文之竊權  
黃裳終不造其門後語其子媯韋執誼令率百官請  
皇太子出以安人情執誼遽曰夾人纔得一官寧可  
復開口議禁中事也黃裳勃然自黃裳受恩三朝豈  
可以一官見罵拂衣而去  
陸亘爲太嘗博士寺有禮生孟貞久於其事凡吉凶  
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於真真亦賴是須姑息元和  
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與亘答之辭是

李玘開成末為司農卿玘嫉惡太切狡吏無所容滿遂加誣謗謂之苛刻除福建觀察使諫官風聞因有章疏宰臣知其冤累於文宗前明辨故復舊官

論薦

推賢而進儒者之至行舉不失德前史之美談則有亞台槐之崇處河海之重任總樞史言揚帝廷乃屬旁求俊能簡拔遺滯繇是不掩勝已務薦所知列行義於露章稱道藝於公論達于上聽式協時使分諸大小之職咸中輪轅之用或自布素而登美仕或從

卑散而遷顯官宜哉斯人終然允淑所謂能舉其其孰能與於此

漢王藏從魯申公受詩書武帝即位累遷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藏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帝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褭輪加駟迓申公

後漢劉平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官郎恁等

恁字君大

丁恭為少府鍾興少從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興問以經義對甚明帝善之

鄧康為太僕時竇章好學有文章康聞其名重焉是

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藏史為任

于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康遂

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劉寬為大司農章帝詔舉賢良方正寬舉司徒魯恭弟丕對策高第除為議郎

楊震為太嘗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

胡廣為大司農順帝漢安初與少府竇章共薦汲令崔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繇此遷濟

北相

羊傳為大司農時崔寔辟大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

並不應傳與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

廷召拜議郎

陳侑為大司農時東郡燕人

今謂州昨成縣古南燕國也

趙咨有

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桓帝延熹元年稀舉咨

至孝有道仍遷博士

李固為將作大匠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

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

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

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式段干木故



群俊競至名過齊桓齊人不敢闖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陽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賀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尉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里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言伯諍以言議

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孔融爲少府深愛禰衡之才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文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遇危運勞謙日異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昇堂覩奧日所一見輒誦於口耳初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云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

弘羊潛

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  
 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鶚大鵬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非辨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  
 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  
 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  
 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轂紫微垂光  
 紅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  
 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臺牧本詳

一作掌收

飛兔腰褭絕足奔軼良樂之所急

馳兔腰褭

又作掌仗

馬也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魏太祖述又公車

司馬令謝該去官欲去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融  
 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  
 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舟衛寵  
 脩述舊業故能文武并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  
 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謹今尚父鷹揚方叔  
 翰飛王師電鷲群凶破殄始有秦弓卧鼓之次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  
 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

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  
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公寢亥有二首非夫  
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辭  
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  
烈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繇自致猥  
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  
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繪像以求傳說豈  
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在所召該令還楚人止孫  
卿之去國漢朝追康衛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書奏詔郎徵還拜職郎

魏陶兵爲太僕與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  
郎王基薦管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  
帝用康伏見大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摠九德  
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深玄虛澹泊與道逍遥娛  
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闔奧蹈古今於躬  
懷包道德之體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頊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  
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滂流錫  
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求篤義

故司徒華詔舉寧應選公車將徵振翼遐裔翻然來  
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  
已瘳行年五十志無衰倦環堵華門偃息窮巷飯糲  
餽口并日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  
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轂玉色久而彌彰揆其  
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衆職有闕群下  
屬望昔高宗列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况  
寧前朝所表明德已著而久栖遲未得引致非所以  
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祚纂承洪緒聖敬日

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  
典宥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  
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  
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  
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  
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  
協和皇極下阜群生爨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  
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  
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  
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

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

年八十四

拜子魏郎中後為博

士

晉鄭袤仕魏為太嘗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  
 傅士袞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伏位  
 陸機初仕吳為著作郎賀循有時名機上疏薦循曰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遂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  
 操凝峻歷試二城州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  
 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  
 粹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  
 外志不自管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級實州黨愚智所

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  
 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異俗壅隔之  
 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楊二州戶各數千萬今楊州無  
 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  
 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  
 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  
 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  
 薛兼為太嘗時丹陽人張闡字敬緒輔吳將軍昭之  
 曾孫少孤有志操兼進之于元帝言闡才幹貞固當  
 今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

華譚為秘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  
 宋徐廣為著作郎時荀伯子好學博覽經傳廣重其才舉伯子王韶之并與佐郎同撰晉史  
 梁明山賓為五經博士時朱异年二十一為揚州議曹從臣史有詔求異能之士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閣有對賓之色噐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綠趾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五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所稀若使負重遙途

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少  
 隋元善為國子祭酒嘗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于帝曰楊素粗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惟獨高頴  
 牛弘為秘書省以辛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王邵同脩國史  
 唐郎楚之為大理卿雒州人趙弘智學通三禮及史記漢書隋末為司隸從事武德初楚之應詔舉授

事府主簿

姜皎太嘗卿薦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

曜神氣清爽對荅皆有倫序帝甚悅之乃行少府少

監

高郢為太嘗卿長安尉辛秘郢愛其學奏除太嘗博

士

韋渠牟為大府卿其甥盧倫為簡較金部郎中渠牟

數稱倫之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

郎中

冊府元龜

